

西半球的赤色附庸——古巴

尹慶耀

反美反帝出身的卡斯楚，原本接近中共，但為了經濟困難不得不轉向蘇俄。中共正圖減少對古米糖交易，蘇俄則每日以百萬美元、萬噸石油援助古巴，對古巴砂糖則長期、大量以高價購進。於是，在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及俄共第廿三次大會召開前夕，卡斯楚就給予中共沉重的一擊。

一

在古巴「革命」的當時，不少人認為卡斯楚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在很久以後，也常常指稱他們幹的是「沒有革命理論的革命」，而不願承認他實行的是共產主義。

但在共產集團內部却并不如此，很早以前它們就在各種統計表內，把古巴列入社會主義國家之林。蘇俄的報章和俄國的談話當中，經常提到十四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把古巴和南斯拉夫計算在內的。去年六月五日「真理報」發表蘇斯洛夫在索非亞的演說，更清楚地說古巴革命是在西半球上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卡斯楚最初的革命團體稱為「七月廿六日運動」（註一），與古巴共產黨——「古巴人民社會黨」——有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卡斯楚聲稱組成名為「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的單一政黨。去年十月三日又宣佈把「統一黨」改名「古巴共產黨」，成立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政治局、軍事委員會及經濟委員會等等。同時，把過去發行的三種日報——「革命報」、「今日報」、「戰鬥報」之中的前兩種合併，出版「格拉瑪」報作為古共的機關報。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黑魯曉夫在甘迺迪的壓力下，從古巴撤回攻擊性飛彈，卡斯楚盛怒之餘，誓言「我們絕對不作任何方面的附庸」！然而，正當各赤色附庸紛紛爭取比較「獨立」的地位時，他却向着附庸的路上前進。今年一月初他在哈瓦那公開指責共匪，匪古關係急劇惡化，卡斯楚更加接近莫斯科，回憶卡酋前言，不禁令人啞然失笑。當然，在口頭上他仍然否認是「任何人的衛星國」。

二

古巴面積一一萬四、五二四平方公里，根據去年古巴政府的統計，其總人口為七六三萬人。當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卡斯楚推翻了巴蒂斯塔，建立自己的政權以後，他就以反美及發展民族經濟為號召，希望在一夜之間完成工業化，使古巴成為加勒比海的強大國家。

古巴是世界上最大的砂糖供應國，其他的產品有烟草、咖啡、可可、玉蜀黍、米、馬鈴薯等。卡斯楚想以砂糖為基礎促成經濟的多樣化，犧牲農業發展廣泛的工業化。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實行土改，使土地國有化，到一九六〇年時，已沒收了二〇〇萬公頃土地，大都屬於美國人的九三八家公司。卡斯楚在這些土地上成立了二〇〇個人民農場，和六一四個農牧合作社，使十萬戶佃農獲得了土地。一九六三年十月，古巴又實施新農業法，在農業方面僅有國營農場和中小地主所有農場兩種。

古巴農業改革的結果，一如其他共產國家的集體化，使得農產品急劇減少。依據美國海外情報局的資料，古巴的國民總生產，從革命前的一九五八年到革命後的一九六三年，減少了一五%。砂糖的生產一九六三年減至三一〇萬噸（註二），一九六四年大約相同。與一九五九年相比，一九六三年各種農產品產量，計米減少一一%、甘藷減六〇%、烟草減三二%、牛肉減一八%、豬肉減二七%、牛乳減一〇%、玉蜀黍增三%、落花生增一五六%。又據聯合國食糧農業機構統計，古巴主要農產品生產情形如左（單位：千噸）：

	一九六〇、六一、一二	一九六一、一二、六二	一九六二、一二、六三
砂糖	六、七六七	四、八一五	*三、八八二
烟草	*五二·二	*四七·二	*四五·四
咖啡	*四二·〇	*四八·〇	*四八·〇
可可	二·五	—	—
米	*三七〇	—	—
玉蜀黍	*二二二	—	—

註：有*號者為非官方數字

佔外幣收入九〇%的砂糖生產，在革命前年產六〇〇萬噸，一九六一年一度達六八〇萬噸，但一九六三年因旱災降至三八〇萬噸，一九六四年同，一九六五年恢復到六〇〇萬噸，然而世界市場上的糖價由一九六四年的每磅美元一〇·二分降至一九六五年夏秋的二分，使得古巴的輸出收入不能提高。

一九六一年古巴發表要實行工業化的五年計劃，但因外匯缺乏、砂糖減產及價格下跌、經營專家大量逃亡、技術人材缺少、人民參加民兵使勞動力亦感不足……，同時，如同其他共產國家一樣，官僚主義的發展却有突飛猛進之勢。抄襲自蘇俄的計劃永遠走在現實的先頭，而政府官吏到甘蔗收穫季節才張羅着去購買肥料。工場及交通設備不少業已荒廢，政府也承認一九五九年使用中的鐵路機車，一九六四年有七五%報了廢，某紙漿工場因故障過多一天內會停工七小時。爲了參加今年一月哈瓦那的三大洲人民團結會議，日本「朝日新聞」的渡邊特派員在華盛頓向代理古巴事務的捷克大使館申請入境，普通要兩個月的手續竟在十八小時辦妥。但在墨西哥市却因飛機故障耽延了三天，因爲古巴航空公司只有三架英製四引擎飛機，其中一架每週兩次往返墨西哥和哈瓦那，其餘兩架是拆卸零件，供此一修理之用。哈瓦那街頭的汽車破爛不堪，從捷克和匈牙利購進的巴士，不耐哈瓦那的酷暑。它從英國輸入了四〇〇部，雖能耐熱但却不耐古巴司機和蘇聯低辛烷值燃料的摧殘。由此種種可知所謂工業化談何容易。因此早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古巴就又把經濟政策重點由工業轉向農業，採取砂糖第一主義，在甘蔗收穫

制季，卡斯楚也率同各部部长下田工作。其他產業的振興，如肥料、農業機械、麻袋、水壩等等，無不與砂糖有關。據今年二月莫斯科的報導，古巴有一二七間製糖廠，最近還有二五間工廠也將開始製糖。到一九七〇年，古巴的砂糖產量將達一千萬噸，當然這只是一項目標而已。

古巴在土改之後，就把工業、商業、對外貿易、金融等也收歸國有。於是鐵礦石的產量，由一九五八年的四萬五千長噸，降至一九六〇年的一萬五千長噸，再降至一九六一年的一萬長噸。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又把服裝、鞋、家庭用品的批發、零售業，全部收歸國營。這些政策的實行，再加上美國的經濟封鎖，遂使得物資奇缺，物價高昂，原定與美元等價的比索，實際上早已降低三分之一以上。爲此一九六二年起就對衣料、糧食等必需品實行配給。今年廢除蔬菜、水果、肉類等配給制的諾言，不僅未能實現，且自一月一日起，又把每人每月六磅大米的供應量減半。去年咖啡收穫二萬五千噸，較革命前平均年產量約低四〇%，致黑市每磅二·五美元。肉的黑市價格每磅二乃至三美元。

在這種生活下，人民如何能滿足？據美國情報當局的調查，真正支持卡斯楚的古巴人民不過二〇~三〇%。其餘的是大量逃亡或起而反抗，五萬人則被投入獄中。古巴現約有五萬「革命軍」和廿萬民兵，還有祕密警察來維持治安。街坊組織「國內防衛委員會」，以便互相監視。黑市生意、買賣外幣、反革命，併列爲三大罪名，人民隨時有失蹤的可能。

古巴接近蘇俄後，也想緩和對美關係。它與美國簽訂的第一個協定即去年十月的難民協定。在此以前，已有三萬五千古巴人逃亡海外。根據協定，今後兩年內更將有十至十五萬人移住美國。

三

從反美反帝出身、社會經濟落後和史達林式的恐怖統治而言，卡斯楚都接近毛澤東。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古巴危機，黑魯曉夫撤走古巴飛機彈時，確實激惱了卡斯楚。那正給予中共一次機會，它大聲疾呼支援古巴，藉謾罵南斯拉夫來大罵蘇俄。同年十二月廿九日匪區就成立了「中（匪）古友好協會」，同時用卅五萬中國人名義寫了卅五萬封信給古巴，煽動古巴人阻止蘇俄將轟炸機撤走，使得當時在古巴的米高揚逗留達三週之久，最後只好和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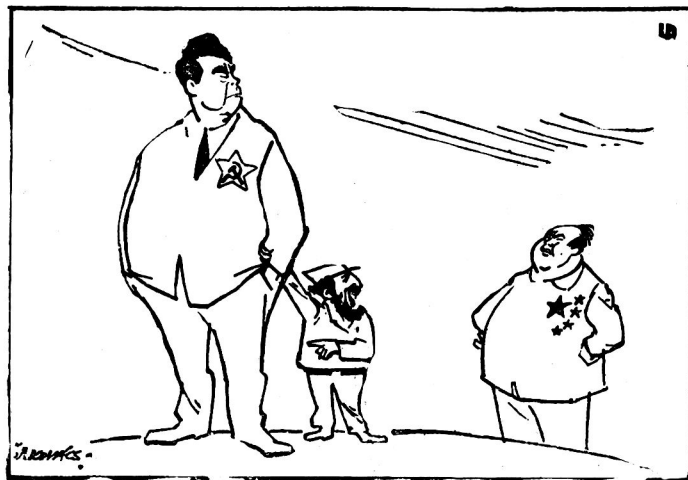
會攤牌，質問他究竟是選擇中共的卅五萬封信，還是選擇蘇俄的繼續援助？卡曾才終於答應蘇俄撤走轟炸機。不過據巴黎「世界報」一九六三年三月廿一日報導，卡斯楚曾對該報記者談稱：黑魯曉夫為什麼把攻擊性飛彈配置在古巴又把牠運回蘇俄，那是一個謎。如果他訪問古巴，我會賞他兩記耳光。可知當時他還餘怒未息。但同年四、五月間卡斯楚應邀訪俄，受到盛大歡迎，蘇俄提高了購買古巴砂糖的價格，增加對古巴供應農用拖拉機和甘蔗收割機。當時，卡斯楚就拒絕中共的邀請，并未訪問匪區。那一年古巴乾旱，甘蔗歉收，更增加了它對外援的需要。七月間中共派劉亞樓率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古。匪俄雙方都對古巴進行爭取。

過去古巴砂糖由美國優先購其半數，古巴則由美國輸入糧食及日用品。卡斯楚政權成立，經濟關係轉向共產集團，對共產圈貿易佔其貿易總額六六%，其中蘇俄佔四五%，中共佔一二%，在這方面中共顯然敵不過蘇俄。

一九六四年一月，俄古在哈瓦那簽訂貨運議定書及長期貸款協定。同月卡斯楚訪俄，二十日與黑魯曉夫締結為期六年的砂糖貿易協定，蘇俄購古粗糖額一九六五年二一〇萬噸，六六年三〇〇萬噸，六七年四〇〇萬噸。此後三年每年五〇〇萬噸，價格固定為一英鎊美元六分（約高於國際價格二倍），并以古巴所必需之蘇俄商品支付。這對於古巴實屬相當優厚，當然那不會完全沒有條件。過去卡斯楚公開支持拉丁美洲的叛亂，有二十個中南美國家的反政府團體集聚在哈瓦那（當然這種活動迄今并未真正停止），以致引起美洲國家組織於一九六四年七月集會中，決議予以制裁。於是俄古發表共同聲明：（一）指責是項決議違反聯合國憲章，（二）聲稱兩國的基本外交路線為「和平共存」。那顯然已向蘇俄接近。有人說卡曾當時是心在北平，肚子在莫斯科，然而在唯物論者看來，肚子究竟比心重要一些，因而一九六五年三月莫斯科舉行「協商會見」，古巴就不顧北平的意向如何，毅然派遣代表團出席。

另一方面，匪古之間則因政治關係冷淡，經濟關係亦隨之下降。今年一開始，就為了米糖貿易爭吵。按中共供應古巴的混凝土攪拌機、車床、磅浦等等，自然不如蘇俄、東歐供應的建設用機械、工作機械、農業用機械等更為重要。據中共自稱，一九六三、六四年，它每年向古巴出口大米一三萬五千噸，一九六五年大米出口量幾乎增加了一倍，然而蘇俄同樣向古巴輸出糧食

，其中有購自加拿大甚至購自美國的小麥。古巴要求中共在一九六六年供應它二八萬五千四百噸大米，但中共只肯答應一三萬五千噸（照前引中共說法，就比一九六五年幾乎少了一倍）。卡斯楚說這使他不得不從今年一月一日起，把每人每月配米量減少一半。中共舉出前列數字，證明近幾年來古巴并未因中共大米供應的多寡，而改變其配給量。至於今年對古巴供應量減少，是因為去年匪區收成雖然「比較好」，但仍不能滿足各方面包括援助其他國家的需要。顯然雙方都并非完全由衷之言，不過有一點是真實的，就是古巴急於為它的砂糖找出路，而中共則利用此一弱點對古巴加以制裁。卡曾於今年一月二日古巴革命七週年紀念演說中透露，其本年砂糖目標產量為六五〇萬噸。他要求中共多供應大米，也就等於古巴多輸出砂糖。卡曾在同一演說中稱：（一）今年中共供古大米



“來運國美從一麥有他！罕稀何有米的你”
社聞新際國德西

將較去年減半，因中共糧食不足，且須供應北越。（二）一九六四年締結的易貨協定發生誤解，中共因自產砂糖增加，通知我們它不能照規定輸入八〇萬噸古巴砂糖。我們認為那協定為時數年，但中共認為有效期間一年。（三）我們并不要求中共對此加以修正，而接受中共提出的經濟的、戰略的理由。為了北越，我們是連比砂糖更貴重的鮮血都準備奉獻的。這最後一句話是十分諷刺的。

關於匪古貿易問題，匪「對外貿易部」曾於一月十日公開提出說明，因古巴貿易部於十二日提出答覆，匪又於卅一日再度公開答辯。雙方都列舉統計數字說明，然其爭論焦點不外：（一）古巴認為根據協定，中共將長期每年供應古巴二五萬噸大米，且可提高，中共否認。（二）中共稱古巴建議每年以三七萬噸糖交換二五萬噸米，比例是一噸半糖換一噸米，不像卡斯特所說的兩噸換一噸。中共答應去年一年內提供二五萬噸米，實際價格是一噸糖換一·一二噸米。古巴說前年十月匪古在哈瓦那簽訂的議定書，中共以十五萬噸米換十六萬五千噸糖。那時卡酋建議每年以三七萬噸糖換二五萬噸米，其超出額二〇萬五千噸糖換十萬噸米，恰是兩噸換一噸。（三）古巴說今年匪對古輸出額下降到一九六一年以來的最低度，使古巴不得不減少人民配米。中共說今年輸出額雖較去年低，但仍高於一九六二、六三年，而相當於一九六四年的水平。至於減少配米是古巴自己的事，那種指責是把經濟失敗責任推到中共頭上。（四）關於古巴利用貸款彌補對中共貿易逆差問題，中共說根據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卅日所簽一九六〇至六五年的經濟合作協定，中共要給予古巴無息和不附帶任何條件和特權的貸款二億四千萬舊盧布（合六千萬美元），原為提供成套設備和技術之用。去年雙方協商用此貸款的一部分（一千五百萬美元），彌補去年對中共貿易的逆差。今年初步貿易談判中，古提議動用貸款的部分餘額，彌補今年的貿易逆差。中共談判人要古巴和偽「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去商量，但古巴認為中共把貿易額固定了，指出今年貿易額應當平衡，中共購古貨約八千五百萬比索，賣給古巴的產品也限制在同樣數量內，所謂動用剩餘貸款自無再商談的必要。由此我們得知中共對古巴的貸款并未完全支付，而中共拒絕古巴以去年同樣的方式在今年動用剩餘貸款彌補貿易逆差。（五）在時機上，中共認為今年貿易談判尚未結束，而且在大洲人民團結會議在哈瓦那召開前夕，卡斯特突然採取單方面宣布的異乎尋常的作法，「是值得人們很好地想一想的」。古巴則稱：「使古巴革命政府不得不做這一公開解釋的事實，不僅發生在第一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前夕，而且發生在美帝國主義加緊了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國際市場上的糖價降到二十年來的最低水平而古巴又遭到一九〇〇年以來最嚴重的旱情的時候，這的確是令人痛心的」。以後古巴就直接指責中共參加了經濟封鎖，與美聯合行動。

匪古關係的急劇惡化，其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蘇俄不僅長期高價收購古巴砂糖，而且給予貸款二億五千萬比索，作為製糖機械修繕投資。現今蘇俄每天以百萬美元援助古巴，每天由敖得薩裝載石油萬噸運往古巴。它已經供給了古巴五億美元的軍事裝備，有三、四千俄軍以顧問身份駐在古巴，最近傳說它又把飛彈運往古巴，雖然那尚未證實。據傳過去六年援助總額達三十億美元（見今年三月八日文「世界週報」）。在貿易方面，蘇俄稱自一九六〇年起俄古貿易增加了三倍。今年二月雙方貿易協定，規定今年貿易額增加二二%。中共則吝惜那區區十幾萬噸大米，而將五萬八千多冊反俄宣傳品運進古巴。兩者相較，卡斯特之選擇蘇俄實不足為奇。

四

蘇俄新政權對外活動，遠較黑魯曉夫積極。在對美鬥爭中，古巴乃至整個拉丁美洲佔有如許重要地位，蘇俄更不能輕易放手。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中南美共黨在哈瓦那舉行會議，俄共中央書記安德洛波夫出席，經過積極努力，終於通過以「和平共存」「廣泛的人民陣線」為中南美革命總路線。這和古巴革命的設計師埃爾內斯托·切·格瓦拉以武裝農民從軍游擊戰爭為中心的革命理論是對立的。

格瓦拉是阿根廷籍西班牙與印第安的混血種，現年卅八歲，阿根廷大學醫學院畢業。一九五五年秋與卡斯特在墨西哥市會面即成為搭檔。翌年在馬埃斯特臘山區成立游擊團體時他就已參加，兩年的反巴蒂斯塔戰爭中，他和卡酋生死與共，人們稱之為古巴革命的頭腦（格）與心臟（卡）。革命後他是支配古巴經濟的第一人，身為工業部長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且統轄國家銀行。是一個親中共的極端份子。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他以古巴代表團長身份出席聯大演說，大肆抨擊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古巴流亡人士以迫擊砲轟擊聯合國大樓即在此時）。當他出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對國家」節目時，曾公開承認要促進中南美的共產主義革命，他說：「當人民爭取自由時，我們不給予支援是不合乎道義的。我們會對他們中的一部分教以軍事知識，不知道那一天，中南美各國就會起而奮鬥」。跟着，他又對蘇俄及東歐國家加以抨擊。

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他以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全國領導委員會委

員、書記處書記身份率團應邀抵平，在機場受到鄧小平、彭真、康生、劉寧一等匪及兩千多羣衆的熱烈歡迎。之後，他又訪問迦納等亞非國家，連同出席聯大，計歷時三月，足跡遍亞非九國。最值得注意的是二月間，他在阿爾及爾「亞非經濟討論會」演說中稱：「低開發國家把血汗換來的原料依國際市場價格出售，又依國際市場價格購買大規模自動化工場生產的機械，就能達到所謂『互惠』嗎。我們不能不承認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帝國主義榨取的共犯」。在開羅他說：「古巴工業發展的失敗，是上了蘇俄謀略的當」。他認為「以冰箱、電視機、有給休假引誘工人積極勞動，是資本主義的手法，會使社會主義崩潰。只有透過理論與道德的勞動政策，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好方法」。三月十四日他返回哈瓦那，在機場受到總統多爾蒂科斯、總理卡斯楚的盛大歡迎。三月廿一日他在哈瓦那青年集會上露過面後，就神祕失踪。十月三日在卡酋宣佈成立古巴共黨時，當着貴賓席上格瓦拉的妻子，宣讀了格瓦拉的來信稱：「我覺得我已完成古巴革命所賦給我的任務。我向閣下告辭，并放棄我的黨政職位及公民籍」。「因為別的國家需要我盡微薄之力……我要在新的戰場、所有的地方，與帝國主義作戰，以盡我的職責」。十一月三日卡酋對西班牙某報記者稱，格瓦拉現在中南美某國。總之，在古巴逐漸走向蘇俄時，格瓦拉已經掉了隊，那也象徵着中共勢力也將離開古巴。

此後，匪古惡化的過程就加速了。十月間卡酋之弟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勞爾·卡斯楚應馬林諾夫斯基之邀訪俄後，繼訪東歐。同月廿日葛羅米柯由紐約抵哈瓦那，受到卡酋熱烈歡迎。去年底中共拒絕對古增售大米，今年初卡斯楚單方面將此問題發表，雙方開始公開爭吵。二月六日古巴「格拉瑪」報以兩版地位，掲載了卡酋的聲明，指責中共偽善、不誠實，缺乏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背叛信義，干涉內政。中共外交代表們，一直把大批宣傳品，散發到古巴總參謀部、各軍、兵團、師、各兵種領導機關參謀部、各政治部的負責人，并用私人地址直接寄到各軍官住宅。他們以爭取個人、勸誘變節或搞情報爲目的，和很多古巴軍官直接接觸或接近。卡酋稱他和古巴總統會召見中共「代大使」，要求停止散發宣傳品，并指中共的作法正如同過去美國大使館干涉古巴國內問題，把自己的意思強加於古巴。他說：「我們國家已擺脫了那個距我們九十哩的帝國主義取得解放，它不準備允許另一個強國

從二萬公里以外把類似的做法強加給我們；我們坦率地認爲中國政府代表們的態度破壞了我國的主權和損害了我們國境內完全屬於我們政府的特權」。他指責中共「由於純粹的政治原因而採取……野蠻的經濟報復……形式」。「實際參加」了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他又諷刺地說：「因爲我們是一個小國，我們并不想成爲世界的中心；因爲我們是一個小國，我們并不想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的真正的政策過去和現在都是團結的政策，因爲我們現在不是、將來我們也決不是任何人的衛星國」！同月廿二日匪「人民日報」轉載了蘇俄、捷克、波蘭、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印度、印尼、南斯拉夫等報章、雜誌、通信社、電台等的反應，指出卡酋的聲明，是被帝國主義者、現代修正主義者、各國反動派所喝采歡迎的東西。同時古巴已開始整肅其軍中的親匪份子。可是匪古之間，會不會像西方所傳走上絕交之路呢？這在雙方都還沒有與社會主義國家絕交之例，然而古巴駐北平大使品特·桑多斯半年以前就已返國，而中共的駐古「大使」王幼平也經常不在哈瓦那。卡酋對那個人數最多的中共使館館員加以驅逐或限制其活動，作到事實上絕交，非不可能。

中共爲了以古巴爲根據地，向整個拉丁美洲進行滲透顛覆，會不惜竭盡一切努力予以爭取。對亞非團結會議擴大成爲三洲團結會議一事，最初它也慫恿促成。然而正當中共在亞非地區逐漸孤立，在第一屆三洲團結會議舉行前夕，卡斯楚却對中共發動攻擊，使它在三洲團結會議中又處於劣勢。

古巴對中南美各國共黨是具有影響力的，現今祕魯、巴西、哥倫比亞、智利等共黨，都分爲北平與莫斯科兩派，其親匪派勢力也不可忽視。但在各國共黨都準備派遣代表團，出席三月廿九日俄共第廿三次大會之前，古共却公開背向中共，這對中南美乃至其他國家的共黨，都將有重大影響。

總之，當匪俄鬥爭在國際共黨中、在世界範圍內，都接近決定性階段的現在，卡斯楚給予中共的一擊，是够沈重的。

註：（一）一九五三年七月廿六日卡斯楚襲擊巴蒂斯塔蒙卡達兵營失

敗後組成者。

（二）本節數字係錄自一九六五年日文「世界年鑑」，然一般資料該年砂糖產量爲三八〇萬噸。一九六四年亦然。